

現代僧伽

第八期要目

佛事短評

- 一一 江浙佛聯會應用的整理法……………和
- 一二 基督教徒艾伽爐對於佛教之野心……………法幢
- 給一般「清衆僧伽」……………零丁
- 佛法合於科學的兩個條件……………蕙庭
- 僧伽生來的被動性……………寄塵
- 基督教徒對於佛教所懷的野心敗露了……………宜興
- 常熟佛寺之現狀……………虞
- 還有甚麼可說的呢？(通信)……………荀香
- 佛教要聞(八則)……………記者

本刊啓事（八）

本刊徵求各省各縣通訊記者。本刊除由本社聘定各處記者外，現爲擴大宣傳計，特向各省各縣徵求記者。同袍們如發心宣傳佛教及整理僧伽者，想亦願情擔任此職？願應徵就斯職的同志們，即請看我們下面的辦法：

（一）願任本刊各地記者同同志們，請先來信敘明名號，別字，籍貫，年歲，出家後履歷，現任職務，現住何地何寺等事實；并望寄最近像片一張！

（二）請作通訊式函對於本刊願望及佛教整理之意見一文！詳略均可。

（三）本刊接到來信像片等，即交由本社審核。審核後，即給以聘書，徽章，以及本社記者用的信箋，信封，筆記簿，稿紙，郵票等物。

（四）本刊記者一職，純爲義務性質，故無酬資。但每年視記者同志們的工作勤勞，得由本社贈新聞學，速記法等書籍。

（五）本刊記者，爲本社社員資格，得享本社一切應享之權利。（通訊後再詳告之）

（六）各地記者有代本社勸捐，售報等義務。

（七）爲本刊記者同同志們，每月至少須通訊一次，報告調查工作情形，及新聞稿件；至兩月以上不通一訊者，即取消本社記者資格，并由本社追還聘書，徽章等！

本刊啓事（九）

各地來信，凡屬捐助，訂報，查詢等信，請直接寄本社發行部！凡屬稿件，討論，新聞，交換等函件，請直接寄本社編輯部！請勿由閩南佛學院轉，以免遺誤！

佛事短評

(一一) 江浙佛聯會應用的整理法

和

在兩個月以前，江浙佛聯會開緊急會議的時候，我們對於該會議中的幾種不痛不癢的提案以及一些不死不活的人物景象，我們實深致不滿。但在這不滿之中我們實也懷着無限的好意想借語言來喚醒一班不能覺悟的長老方丈們急早覺悟，以圖補救於萬一。正在這時候，我們得到駐滬記者的報告，謂：「江浙佛聯會已組整理僧伽委員會，十分採納常惺法師之提議，并選其為常務委員，從事整理工作，也許這次能做出一點正經事來」云云。我們得到這個消息，我們祇有替江浙僧伽們歡喜！但隔了沒有幾天，我們又接到常熟記者這樣的說法：「此次江浙諸山受如此打擊，轟轟烈烈，大難臨頭，雖稍知死活，而彼等仍不過為飯碗問題；故此番江浙佛教大會，各地出席者，頗不乏人，較之向者，大有可為。熟料數日會議，僅成立一整理僧伽委員會之空名而已，效果仍屬寥寥。故欲冀彼等之覺悟，終無望也！……」我們正盼望該會能有所作為，偏偏接到這樣「無望」的消息。然而我們決不料該會對於整理的工作一點沒有做出，就以「廟產興學既已打消，整理之事亦自停頓」而了之了。（見本社上海通訊）唉！江浙佛聯會「依舊又恢復到不死不活的狀態」了，我們替江浙僧衆們對於該會的歡

喜之心也自然而然的淡淡的剩了一絲一線了！

我們看了江浙佛聯會這兩個月中耍的玩意兒，雖然覺得可笑亦復可憐；但我們在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的今日，我們還要以我們的悲心來貢獻江浙佛聯會幾條整理的方法，希望江浙佛聯會切實依照下面的方法做去：

(1) 江浙佛聯會應該用極沈痛極嚴厲的宣言喚醒一般未覺悟的長老方丈們急早覺悟，把自私自利的心刷洗盡淨；否則，以私用十方廟產罪訴諸政府，不要留情！

(2) 江浙佛聯會應該召集兩省德學兼而有時代眼光的僧伽與居士，開一大會，趕快從事整理；決不應單以甚麼叢林住持為出席的資格。要曉得現在一般叢林住持實在有大多數又大多數是無知無識自私自利的，牠們是不信奉佛教的，還想牠們做佛教的大事業嗎！？

(3) 召集開會之後，組織佛教整理委員會，指導各縣設立分會；由省會派員會同縣分會限兩個月以內，將兩省的寺廟財產和僧伽人口詳細調查註冊登記。

(4) 寺廟財產和僧伽人口調查實在以後，總記全省寺產之總額及僧伽之總數，平均計算，支配何寺宜講律，何寺宜教學，何寺宜習禪，何處可設工廠，何山何地可造農林，以及何寺何地能容若干僧伽修學工作等等；在三個月內，就可以整理停當。

(5) 同時在兩省設立速成師範學校十處，每院招考學僧五百名，授以初等師範課程，限

六個月養成可以住持小的寺廟及平民小學之師資。

(6) 寺產統一以後，鄉鎮的寺廟併合起來，每十里之村鎮設一平民小學；在一年以內，江浙兩省至少先要設立三千所平民小學；然後視全省寺產經濟的可能，再續辦其他社會善事。

(一一) 基督教徒艾伽爐對於佛教之野心

法 幢

記得在民十二年間——非基督運動的聲浪最高最烈的當兒吧？耶教會與佛教發生過一度聯絡的交情，就是有張純一氏發表了幾篇以佛教正義來解釋耶教聖經的大文章，當其時太虛大師因為張氏能以耶徒本身覺得耶教實有假佛教教理幫助之需要，故曾與之周旋，答問數過。因為有幾篇來往商討的通信之故，也曾刊印了幾本小冊子——題名是「佛教基督宗」抑「佛化真基督教」？現在已記不清了。

不久，南京有「基督教叢林」之設開，主其事者，為一挪威人艾香德氏，（艾香德即艾伽爐）艾氏固一耶教徒也。爾時聞艾氏這種不倫不類之建設，乃欲謀佛耶合一者；曰基督教叢林者，蓋欲取我佛教叢林的一切規式而為之裝飾者也。艾氏這種舉動，我們除認它「大胆」以外，不過覺得新奇罷了。至於艾氏的用意，是否為求佛耶合一或別存作用，初非我們所知之

者。

自艾氏建「基督教叢林」於南京景豐山（？）以來，我僧徒趨之者頗不乏人，然據記者考察所知道的，此輩背佛皈耶之僧徒，多係卑鄙不足道者。亦明知此輩將爲其耶徒所利用。然我們決未料及彼艾氏居然有侵略佛教的野心，居然現在由「基督教叢林」進而組織「中華僧家基督弟兄會」了。艾氏辦基督教叢林的意思，原來是想「專心爲引導僧家弟兄歸依基督爲萬佛之大佛」的。（請看本期「基督教徒對於佛教所懷的野心敗露了」全文）哈哈！基督教徒的野心敗露了！這種妄想未免也太笨拙了，佛教是基督教徒所可併吞的嗎？真是「異想天開」，殊不值一笑！然而我佛徒中居然也有這種敗類——南京慈蔭寺住持義波等，做人家的走狗，這種敗類的走狗，實兼「亡國奴」「亡教奴」兩重罪惡！我們南京的同胞，應該起來驅逐慈蔭寺義波及其羽輩，立時出境，革除僧籍。將慈蔭寺收做南京佛教的公共機關。一方再嚴防僧徒有如義波一類的走狗混迹於佛教之中，這是我們重望於南京及其他地方的同胞留意的一點！

給一般「清衆僧伽」

零 丁

在全國民衆一致無條件的默然的把我們全體僧伽擠出同胞之列，咒咀我們爲「社會蛆米蟲」，「革命障礙物」，喊着「一種很殘暴底」「寺產充公」，「勒僧還俗」的口號以來，我鐵質鑄成

的僧伽底內部，現在也隱隱地可說是有「新」舊」的裂痕了。

據我底一位很關心僧事的朋友底話寫出來，其動因也許大概是這樣的：

「中國佛教之形式改組問題；整理僧伽度問題；寺院內部組織問題；住持選舉制度問題；（剃派，法派，委員制）僧伽教育標準問題；僧伽修持研學執重問題；（主智主玄之爭）今后僧伽可否專靠替人念經拜懺謀生活的問題；僧伽社會化問題；改製僧伽常服問題；僧伽……問題；乃至現代僧伽應有的現代國家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各種情形增刪編訂成現代戒律問題」。（這是做效第二次結集佛經的故事。）

好了，這一舉舉得太嫌繁瑣了。然而，其實僅僅是繁瑣倒還罷，而對於以上諸問題；新者則主澈底改革，舊者則主完全保守，彼此兩方的意見，有若南北軍之勢不兩立之氣概存焉。這真是難能決解的糾紛，叫人覺得不寒而慄！

唉！國民革命北伐將完成了；薛內長已擬有處置寺產充分的辦法了；蘇大部爽快教授所擬之寺產興學計劃書，即將交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蘇大「令縣酌行廟產興學案」頒佈好久了；河南馮司令早實行逐僧的事了。「事緊燃眉，救也唯窘」，我僧伽內部還不起來協力合作，如是，這是多末免險啊！

我最親愛的僧伽——一班清衆的僧伽們呀！大家趕快和衷共濟，一致地團結起來，接受

我這一段「爲你們今後生活問題設想，應有挺身爭一爭飯碗之必要」底忠實的話吧！（現在有人說是要「救佛教」。我認爲大錯而特錯，因社會除提產辦學政府除勒僧還俗外，從沒有說一句「滅佛」的話。）

諸位！在我一想到你們所處的環境，所做的工作，所得的代價，所享的利益；以及因之所招人白眼底一切的一切，不禁要使我掉幾掬同情之淚了！然而這在你們自己，說不定但不會覺到過甚麼難熬；而有時反以此自詡爲幸運的吧？啊啊！諸位：這就是因爲你們沒有受過相當教育，沒有讀過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等書報，所以你們才像聾子，瞎子，啞子，呆子一般的樣兒，不寧不懂「行外」之時代，潮流，學識，就是連自己直接所需要底衣居飯碗，也分不出甚麼利害關係。這謂予不信嗎？試問諸位中，曾有幾位把三民主義研究過的；曾把近世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等瀏覽過的；倘說大家都曾有過的話，那我以爲決不會「不約而同」的這樣的死氣沈沈！

諸位！我說這樣過火激烈底話，你們在疑我「夜郎自大」地看你們不起嗎？這是在我還沒對你們說出所要說的話以前，千萬要你們暫認一認錯的；因爲不是這樣，那我以下底話，除求編輯先生刊登以出「風頭」之外，那簡直成爲廢話了。

諸位！現在就請你們犧牲三分鐘的光陰，看我以下獻給你們的話吧！

(1) 國府行政，若果以民意取決，那我敢保證統一以後，我們的寺產，多少總要提充教育經費一點的；僧伽也要受甄別一下的；那時若諸位倒霉，不能列入，試問可有幾多本事，帶到俗家謀生活去沒有？如其沒有，請快從事僧伽內部的革命吧！因為不合國情的「我們之現狀」，終久除革命革掉的以外，總要受人民公意「攻擊」的！

(2) 諸位！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所住的常住裏底大和尚，大法師，尚沒有一點驚慌，干我做甚事；當知牠們已經做過了三數年底方丈，法師，至少已擁有私蓄一千或五百了；牠們一旦還俗，依然是「老爺」；在做清衆的你們，諒是沒有的。所以唯你們是應該為寺產而掙扎的；為僧伽內部而要提倡革命的！

(3) 我知道諸位走徧國中的寺院，大概從不曾容過你不去替人念經禮懺；或坐一炷，念幾句，不講成績，不明經理的甚麼「佛」——「禪」，以唐捐你們光陰的。以此，我想你們的學問，是比做小學生都不及的。啊啊！不快些跑到佛教僧伽學校裏去，補習一點應用的學識在手頭，那將來是很吃虧的！

(4) 你們又該知道：我——我們之所以不惜詞費，勞勞叨叨，唇焦舌爛地奉勸你們；也要來從事我們底工作的重大原因，是這樣的：(1) 從前既受寺產享受底好處，現在不得不來擁護寺產。(2) 為你們一班清衆的飯碗設想起見；也該來喊你們起來大家努力一回。

(5)

哎呀！三分鐘過去了，話快止罷。在這兒，我要試問諸位中，還有人未認清我的說話之
所以然嗎？讓我索性把我們底「宗旨」，當這文之結束，一並寫在上面：

我們祇是爲飯碗關係，提倡僧伽內部革命的。

我們爲恢復全國民衆，依然承認我們是同胞，提倡僧伽內部革命的。

我們爲取消「社會蛆米虫」，「革命障礙物」之徽號，提倡僧伽內部革命的。

我們爲取消「提產充公」，「勒僧還俗」，「管理寺廟條約」，提倡僧伽內部革命的。

我們爲爭佛教和僧伽一切一切的地位與權利和人平等，提倡僧伽內部革命的。

我們的標準，是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

我們革命後的建設，是取決「佛說」和「道高上座」的方針。

我們的宗旨自信是正大光明的。

一九二八，五，一三。

這是我對於僧伽內部革命的一個小主意，立論宗旨是這樣的：(1)效國民革命，應先喚醒全體清衆僧伽團結起來。(2)反對專號召一般自命爲清衆僧伽代表，私行解決我們「新佛教」胚胎中各個問題的人及團體。

——作者又識——

佛法合於科學的兩個條件

蕙庭

或謂佛法爲哲學，爲玄學，或謂爲科學，爲心理學，或謂爲宗教；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則佛法，究爲何耶？以吾觀之，佛法與科哲等學，可謂爲離即離非，是即非即；蓋謂佛法，若即科哲等學，則何言佛法？若非科哲等學，則又不無相似之點。所云「佛法不離世間法，而又非即世間法」者，此之謂也。茲就相似之點言之，則佛法與科學之關係，尤爲密切。

蓋科學最要者，在觀察自然之真。惟其所以然能得知自然之真者，則有二種條件：一者重在實驗，蓋恐通常經驗不足恃，則用人力改進之；如目不能見極微或甚遠之物，則製顯微鏡望遠鏡之驗之；熱帶不能見冰雪，則於實驗室，用人造冰雪以驗之；玉石在尋常氣候中，不能化爲液體，則加高壓力熱度化爲液體以驗之者是也。二者分科研究，蓋宇宙萬有，散漫無歸，就其類分，以一定之對象，爲研究之範圍，而於其間，求統一確實之知識者是也。

佛法目的，在使人明了宇宙萬有之真相，（真如）即所謂「自然之真」也。惟如何能明了宇宙萬有之真相，則有二種條件：一者證，二者學，證，即所謂實驗也；學，即所謂分科研究也。

所謂證者：蓋以宇宙萬有之真相，法爾如是，諸佛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安立，法性安

住，但以究竟觀智，現量親證，當體即是，不待外求，如理如量，終無變易；此乃主觀瑜伽方法，內證實理之精神實驗；非客觀方面之物質實驗也。故佛家之修行者：知煩惱之令人昏眩也，則修戒以祛之；知心念雜亂之迷惑真相也，則習定以一之；知成見塞心之謬執重重也，則運慧以破之；戒定慧三，謂之三學，皆所以改進通常之經驗也。譬如人患目眩，不能辨物，科學家則多方移置其物，以求一辨；佛家則努力醫治其目，以求其明；此佛家與科學家，實驗之差異也。至其效果，如世人凝視以練目，及其至也，可一望而辨屋上之瓦數；佛家禪定以練心，及其至也，可一悟而通宇宙之真相；安在其非實驗耶！講實驗者，於自未曾實驗之事，遽謂他人之無驗，如此其可乎哉！

所謂學者：蓋佛家欲使人明了宇宙之真相，乃將宇宙萬有，就其性質相似者，用邏輯方式，以類分之。或分爲二：一者有爲法，謂世間一切有生滅造作之法，就形而下者言；二者無爲法，謂萬有無生滅之真理，就形而上者言。或分爲色（物質）心（精神）二法。或分爲五蘊：將地水火風四大種，及顯色，形色，表色等種種造色；不問爲過去，爲現在，爲未來，爲內界，爲外界，或粗或細，或勝或劣，或遠或近；認爲同一性質者，統爲一類，謂之色蘊。開心法爲受想行識四蘊：受，謂領納前境，感覺苦樂或不苦不樂者是也。想，謂於境界取種種相者是也。行者，除受想外，其餘一切之心理活動是也。其最著者，爲思心所。識蘊者

：謂於所緣境，各各了別，即此能了別之自體相，便爲識蘊。如能了別色塵者，爲眼識。乃至了別法塵者，爲意識。於中猶有第七末那，與第八阿賴耶識，最難了解。簡略言之，第八識，即是一切相續心之總集合體，能將剎那生滅心，所積經驗，執持保藏；能將一切心心所功能，及根身器界，執持不壞；此能執持之自體，即爲賴耶。因賴耶能執持且相續故，以之爲所緣之境，誤認爲自我，恆時計執不捨，即此能執之自體，便爲末那。將此諸識，攝歸一聚，故名爲識蘊。或分爲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之十二處，此乃合心爲意處，及法處一分；開色法爲五根，五塵，及法處一分。或分爲十八界：開心法爲六識，及意界；開色法爲五根，及六塵界；此乃色心俱開，故成十八界。或分爲五位百法。展轉乃至無量。其分析之精密，可謂極科學者矣。

是故佛法，謂之爲佛法固可，謂之爲廣義科學，（揀非狹義科學）亦無不可也。

僧伽生來的被動性

寄塵

凡做一件事，站在自動的地位比較被動的地位自由得多，而被動的地位比較自動的地位束縛得實在無可奈何，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在佛教的僧伽的方面來看看，的確他們處於被動的地位做事，比較處於自動的地位做起事來，反而來得有一點成績而且有把握；不過這

一點的成績，是壓迫和乾榨出來的，假若他們不處於被動的地位，受最重大的壓榨，就連這一點的成績，我想恐怕還是沒有吧？

這樣看來，我們佛教僧伽生來的被動性，真正使人意想不到的。難道這就是他們因為處於被動的地位做事的成績比較處於自動的地位做事的成績稍微有一點把握的緣故嗎？不是。他們的被動性是生來的，所以他們無論是甚麼一回事，都是出於被動的；自動的，不但是沒有這回事，簡直還未曾聽到人家說過。即如他們這一回甚麼江浙佛教聯合會，又是民二年間的中華佛教會的老把戲兒，若是教他們大家醒一醒，想一想，自動的起來努力幹一下，那簡直是夢想。

民初與民二間，「充廟」，「毀像」，「逐僧」，「攘奪寺產」的惡潮，舉國若狂。而當時那一班長老方丈大和尚們，好似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走頭無路，到處磕頭禮拜，懇求那有力有識的大德和那有信心有權位的居士宰官們；磕頭尤如小鷄啄碎米，禮拜好像頂禮千佛懺，他們的手眼真大，神通無邊，果然有願必成，有求則應，那一班不識時務的寄禪文希等，拼死命力爭，拼死命幹去，居然把中華佛教總會的組織和政府無二無別，有了事行文到各省行政機關，都是用咨文式公事傳達，派頭很大，風頭亦出得十足。未到半年，中華佛教會的成立支會分會遍於國中，中外人士，歎為希有；從此以後，「充廟」，「毀像」，「逐僧」，「攘奪寺產」的惡

潮，也就隨之歇下去了。真的，把他們那班長老方丈大和尚，從死棺材裏一個一個把他們拖出來救活了。而他們反把恩將仇報，開會不到，會費不出，未到一年，致使轟轟烈烈的中華佛教總會，無米無柴，從此也就關門大吉了！

雖然這是他們處於被動的地位榨出來的一點成績，——把那「充廟」，「毀像」，「逐僧」，「攘奪寺產」，的惡潮打消了。可憐！寄禪文希等費盡心血，是有功於佛教的，我反責他們不識時務，真正豈有此理。不過因為他們，有那種機會，不會把它澈底改革，就輕輕地把那風潮擋下去，未免太失算了。不然，把那一簇簇地寄生蟲，隨他們受自然淘汰剷除，那新佛教的成立，未必要需這十七年的長遠的時期吧？然而十七年來新佛教還沒有一點的把握，這所謂一着差，全局敗，真正可惜了！

我們僧伽生來的被動性，是天生劣種，愚如鹿豕，既沒有作爲，還有甚麼希望？老實說一句、不澈底不行，不破更不行，若像寄禪文希等所組織的甚麼中華佛教會的老把戲兒，輕輕地把他們飯碗的風潮擋下去，他們的老調兒又要高唱起來了，仍然是佛教的遺毒！不知任政府把這些贅疣挖了，割了，出出膿，出出血，腫銷了，毒去了，然後我們同志有力的，爲他敷上點藥，認真調理一下，也就好了。同志！醒醒吧！不要上當！同志！算算吧！不要失着！……………

基督教徒對於佛教所懷的野心敗露了

宜興

(一) 宜興的來信

現代增加社諸同志公鑒：

前接貴刊，反復三誦，奧義無窮，我輩處此環境險惡一髮千鈞之秋，幸賴貴刊現身宣傳，維護我教；否則如覆巢之卵，豈有生存之日？足徵諸同志之精神與毅力有百世不沒之慨也！今者，豫湘僧家之慘劫，受當局暴視欺凌，聞之心酸，言之淚下！雖曰定業使然，究有滋味可尋。予本一光頭俗漢，豈敢無端生議，惟以平視之眼光而觀同胞與蘭若之現狀，即能察知腐敗情形。雖今有各方賢者之救濟，然內幕依舊不改。如今之金山，高旻，天寧，可算叢林之領袖，無一家出來提倡救濟之道，或扶助已成之救濟處所；飽臥高林，自謂無恙。乃料登記派捐之聲傳來，則嚇得如無頭蠅，就地亂轉矣。可不哀哉！然彼等尚至死不悟，前見報載薛篤弼之倡議將寺廟改為學校，此說風傳，驚人不淺！照予之愚見看來，今之惟一要圖，召集新僧運動，改革僧寺舊式專制，首先結合團體，以用慈善事業與社會聯合，方可抵制風潮；否則有秋風葉落之悲。今奉一奇文（附後）以實貴刊，供海內同胞，知有賣教的惡僧，借外人的鉄鏈來摧殘我佛教。使我僧徒勿以甘蜜的誘惑，錯入歧途。此在日前有僧來宜，徵

求入會，而得照其原文，私而錄之，今附寄呈，卽望照登！并希月賜貴刊一份，俾知教義而備募資，續刊延長！臨楮翹切，謹請 佛安！

宜興。 閏二月二十九日。

(二) 基督教徒艾伽爐與亡教奴海德走狗的合同 (以下原文)

立合同約據人艾伽爐今與己子格美於主曆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四號在中華國湖北省蕪口信義神學院舍間處誠祈禱上帝祝福福同志等先組織中華僧家基督弟兄會之團體以爲將來創建中華僧家基督教之原起並立有深宏四大願章當經三面議決無異言異意暫以金陵慈蔭寺爲同志發起之地點接待蒙召合格人才維持一切現擬送合格者二人他方求學造就實際委質同志感謝上帝願彼此完全心志相俾天國降臨僧家能識救世主耶穌基督爲萬佛之大佛毫無他項疑惑今於五號付與慈蔭寺住持義波銀二百圓以爲發起之費今憑三位一體真神前立此合同約據存照並附誓願於後。

(一) 吾人爲佛宗年少及長者今於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獨一無二全能天父上帝前要一心一意歸依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真神因着信仰基督耶穌爲世界之教主萬佛之大佛直到永永遠遠世世無有變更

(二) 吾人今於上帝前發大誓願專心研究真理的道與世俗脫離或在此弟兄會或在他處無論在形

基督教徒對於佛教所懷的野心敗露了

式上精神上都與基督同在合而爲一

(三)我等盡力於學識上及經驗或一切的都當完全供獻天父上帝，心爲引導，僧家弟兄歸依基督，爲萬佛之大佛。

(四)吾等終身爲創立中華僧家基督弟兄會之發起者，同人等心意相符，惟努力於永生道中，今所立之志所發之誓願永無變更阿們。

中華民國九年正月四號立合同約據人 艾伽爐 海德

常熟佛寺之現狀

虞

常熟寺院大小數十處；具田數百畝者有之；特經懺度生涯者亦有之。其最富者，爲三峯清涼寺，有田三千餘畝，年入約二萬元；分上下兩院：上院僧衆三四人，下院僧衆八九人。專事應赴。住持，監院，則常在下院，所爲何事，不得而知。近因廟產與學風潮發生，施主欲將寺產改回，或轉施其他團體機關；因之訴訟事起。該寺住持因特年費數百元，聘律師二人爲常年法律顧問云。

其次，爲寧靜蓮社，——卽常州天寧下院，有田三千餘畝，僧衆一二十人，每日念佛數時；較之其他坐受安享，無所事事，尙不愧爲庸中佼佼者。

此外：有資福寺，田五百餘畝，僧衆三四人。智林寺，田約六百畝，僧人一，香伙一。佛水寺，田五百餘畝；每春三月有香期，可進二千餘元。分上下院：上院僧人一，香伙四；下院僧衆五六人，趕經懺。維摩寺，田五百餘畝，分上下院：上院僧人無，香伙三四人；下院住僧七八人，趕經懺。方塔寺，田約二百畝，僧衆五六人。慧日寺，田百餘畝，市房數十間，月租百餘元。僧衆數人。普仁寺，田約五百畝，僧衆三四人。寶岩寺，田約百畝，住僧五六人。法華寺，全無寺產，僧衆三十餘人，專特經懺香伙以度生涯。此外特經懺度生涯者尙多。

有興福寺者，爲六代古刹，歷代高僧輩出興替迭易。有清末葉，山門寥落，山主錢氏，迎月霞法師重振宗風，建華嚴大學；持松慧宗諸法師，相繼住持，教育迄未中輟。近者，內設法界學院一，學生三四十人，講師五六人；佛學世學并授，而尤重行持，有持戒比丘堪作僧人之模範者，不一而足。念佛堂一，有僧二十餘人，專事行持。佛教通訊社一，發行晨鐘特刊，專事宣傳及流通佛教消息。連執司香伙總有百餘人，有田六百餘畝。虧債八千餘元，因月霞法師未來以前，寺產已爲前任持典盡，歷年借債贖回，始有今日，此虧債所由來也。

近自改廟與學之議起，江浙諸山在滬開會，此地坐受安享諸僧衆，不能安於其位，亦曾派代表赴會。會畢回常，特招集各寺住持開會。記者以雲水僧資格，亦曾列席旁聽。初至會

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一八

場，但見許多肥頭大耳當家住持吸香煙，捧烟筒，高談闊論，議論紛紛；繼由主席發言，此主席非僧人，非居士，乃一俗漢土律師也。蓋以僧人一向唯知過他的快活生涯，一旦當衆，實無發言能力，故特請這位常年法律顧問之律師代爲發表。噫！僧人之愚蠢，一至於此，可歎亦復可憐也！所討論事項，非關改革，乃爲籌集津貼此次江浙佛教大會之二百元耳。記者因此事毫無價值，未待散會即歸，乃援筆寫此常熟佛寺之現狀。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通信）

葡萄香

記者先生：

你來信說：國府內政部長薛××擬召集全國教育大會，改僧寺爲學校。叫我寫點文字，說幾句話。

朋友，我沒有可說的，我再想想，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如果這薛××是我的親戚或是朋友，我也情願出點力，拿着全部的交誼，去緩一緩頰，轉一轉環，雖然我們明知道佛門如果仍照這樣下去，則薛××第一，薛××第二，……一定會繼續地出來，一直等到把僧寺終究改掉了爲止；然而不識時務的我，實在還不知道這薛字下面的××，是代表着那兩個字呢。

像現在這情形的佛門，是決定不容站在將來的世界，是你我都知道的。那末，遲早總有改革的一日，所爭在自動或被動的一點罷了。我們站在佛門這邊看，當然是自動好得多，但是我們敢談自動的改革麼？僧伽教育，高唱了一二十年，現在的成績怎樣呢？最初的祇園精舍，辦不到一年吧；華嚴學校雖然勉強滿了三年，其內容不過呆板的把一部大經順文講完；比較革新些的，要算武昌的佛學院，但是不上三四年也就閉門了；法相大學雖然是居士們辦的，也算是佛教的教育，牠是承繼祇園精舍的遺緒，但牠的命運也同祇園精舍一樣，還不滿一整年呢；現在我們還聽得到的，僅僅只有南海島上的一個閩南佛學院了，但同時也聽到牠的內憂外患震撼得同南海的狂濤怒浪一樣可怕，隨時有衝沒之憂；完了，就是這失敗的史實，也數不上兩手。其餘的，中國之大，僧徒之衆，還不是依舊在胡鬧他的噓噓屁，或是安靜地打他的盹了麼？

最震驚一時的，是去年的春天，那時革命軍初到江浙，聽說同時要革和尚老爺的命了，嚇得一班胖頭胖腦的所謂方丈和尚們，擠擁在一塊，今天南園開會，明天玉佛寺議事，起初還像煞有介事，後來就把這當作一件權利的事，傾軋爭奪起來，最後體察得革命軍並無何等舉動，他們就偷偷地鴉雀無聲的散去，依舊安靜地打他們的盹兒去了。

對啊！孟老夫子說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過一個不盡確實的消息，還會刺激

和尚老爺們的頑皮感覺到痛癢，抽動了幾下，但終因這消息不盡確實的緣故，把剛纔這些的痛癢，又麻木下去了。那末，就可知道，頑皮的和尚老爺們，一定要受外來的打擊才能活動的，而且如果這打擊還不切實，那就這活動也不認真，反轉來說，如果要和尚老爺們認真活動起來，非有外來的切實的打擊不可！

朋友，佛門自動的改革，終於無望了，不改革，又決定不容站在將來的世界，那末我們不得不需要一個外來的切實的打擊，到死裏求生去了；我們對薛××的消息，將還發生甚麼感想呢？我的感想雖然還是有，但是悲喜都說不上，朋友，你悲傷麼？「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我只好引這兩句話來安慰你了。

此外，我沒有可說的了，我再三想，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四月廿八日。 菊香。

佛教要聞

中央大學之廟產興學運動

▲南京中央大學之廟產興學運動，前曾組織促進會，發出第一次宣言。後復在京報副刊上出了兩期專號，對於佛教，大施攻擊。——

本社南京訊

南京僧伽集會於香林寺

▲南京香林寺，於初九十三兩日，開會兩次。列席者有仁山法師與上海居士及寧垣諸山。關於佛教整理，頗有討論。并會於十一開大會一次，開籌得一萬七千元，但尚不知有何種工作，作何種用途。——

本社南京訊